

# 通灵



人鬼情系列



西岭雪◎著

*Jon Jing*

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就是门了。  
每一扇门背后，都藏着许多故事。

谁也不知道，推开那扇门，会发生些什么奇遇。

时代文艺出版社



西岭雪◎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灵 / 西岭雪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9  
ISBN 7-5387-2148-7

I. 通...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4257 号

## 通 灵

作 者	西岭雪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7.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花蕊的尖叫 · 1

---

铁树久不开花，于是最早人们都只叫它“死树”。但是给足恒久的信任和耐心，它终有一天会灿然绽放，那花朵，是比任何一种花都更加令人心动的，因为那是自生命的最底层爆发出来，当它向着阳光，会伸展出异乎寻常的渴望与热力。

静夜，如果你守候在铁树花下，你会听到，花蕊的尖叫。

## 风中的灯 · 15

---

有风的夜里，琛儿总会临窗点亮一盏灯轻声呼唤：“天池，回来，天池，回来……”

天池不答。可琛儿却总似乎听到风中传来依稀的低语：“琛儿，琛儿。”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琛儿念起天池的名字，她就会从风中听到这天籁般的回音。

## 醒来的紫唇 · 29

那些鬼魂。

那些鬼魂从街道的不同拐角里走出来，或哭，或笑，或歌，或舞，都神情迷茫，脚步飘摇，拦住每一个经过的人问路或邀舞。然而那些人连自己在哪里也不清楚，如何可以给别人答案呢？

纪天池挥别那些鬼魂，继续向前走。她独自走在雪里，走得很辛苦。雪落在头发上，不等融化已经结成了冰。她穿着这冰雪的铠甲，举步惟艰，踽踽独行，却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

有风吹来，带来一些依稀的香气和声音，含糊的，听不分明，但那是春的气息。雪一点点地融了，天池停下脚步，听到后面有人唤她。

她回过头来，梦就醒了。

## 沉睡的心 · 45

往事是沉睡在河底的卵石。

一石投湖，荡起多少涟漪，击得几许心碎。待到涟漪停了，石头沉了，湖面复又平静，然而那石子，那心碎，却已经是永久地留在湖底了。

——那不是忘记，而是永远的怀念。

## 蝴蝶的眼泪 · 59

女人的眼泪落在镜子里，女人的心是胭脂做的。

离开胭脂的女人，就像玫瑰花没有了香，或是百灵没有了歌声。

一支口红有时可以决定一个女人的一生；12支口红的颜色，是12种心情。

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爱，这口红，也就成了这女子的标志。

# 目 录

## 三次心动 · 73

当一个人真心喜欢你，当你放自己的手在他的手中，他会温柔地握住，真诚地留恋。

当你抽出手时，心底的渴望会叫他本能地握紧，有一种依依不舍从他手心的温度里表现出来，使他不愿松开。

## 约会 · 87

我怀抱着这样一段隐秘的爱情，宛如蚌抱着她的珠，痛楚而晶莹。

你看到珠的泽润光华，却不了解它的伤痛，那一种幽深的柔软的磨砺，无时无刻，愈久弥坚。

## 盛宴、蛋糕、刀 · 101

来生，我愿仍为一个女儿，如雪般温柔，却无雪的清冷，依然是黑的长发白的衣裳，为的是让你不费力地在人群中将我认出。

来生，希望你仍是男儿，还是那么英俊那么冷静，可是求你别再急着同别的女孩缔结姻缘，而要仔仔细细地把我看清。

来生，我将带着使命再世为人，从呱呱坠地的一刻就注定要风雨兼程追寻你的所在，拨断心弦也要同你合奏一曲。

来生，你可以忘记许多，忘记唐诗宋词元曲清文，但请你不要忘记我的名字，细雪飘拂的日子，请你轻声呼唤，给我指引一个方向……

## 真相大白 · 115

庄周在蝴蝶的梦里，你在我的心里。

庄周不知道是自己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自己；

而我，亦不知道究竟是我自己要如此苦苦地爱你，还是你要令我如此痴爱。

## 求婚 · 129

幸福的爱情有两种：一是遇到一个死心塌地对你好，而你并不反感他的人；一是遇到一个你心甘情愿对他好，而他也愿意接受的人。

遗憾的是，这两者，永远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 鬼师父 · 143

“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

荼蘼花并不是女孩最后的爱情，恰恰相反，是她心中最难忘的那一段初恋。

当一段至真至纯的情感结束，即使可以更新，却不能重来。没有人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更没有人能够经历两回初恋。

第一次的爱情完了，少女最初和最纯的感情也就完了，也许下一次会更美好，更成熟，更理智，但却再也不可能回头，不可能经历初恋同样的情怀，开到荼蘼花事了，以后的花开花谢，都属夏日，不是春光了。

# 目录

## 背 叛 · 157

你有过暗恋的经历吗？

当你偷偷爱上一个人，当你的眼神围着他转，心跳为他加速，连呼吸都是因为这世界上有个他，你是快乐的，还是苦涩的？

男人总想成为女人的第一个。

女人却总想成为男人的最后一个。

两厢情愿的姻缘注定要一再被错过。成人的世界里，只成就传奇，没有童话。

## 报 复 · 169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岁花辞树。”

比朱颜与春花更稍纵即逝不可捉摸的，是快乐。

虽然明天太阳还会升起，但是明天已经不是今天，一切总会有些不同。

今天去了就是去了，再也回不来。

所有美好的瞬间一旦成了回忆，就再也回不来了。

快乐是不能重复的。

能够重复的，只是生活的细节，不是快乐。

## 通 灵 · 183

爱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婚姻，需要迁就和妥协。

两个人走到一起，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就像砂砾与蚌磨在一起成就一颗珍珠。

人们看到的，只是珍珠的光泽，谁会理睬那些以往的眼泪与疼痛呢？



## 魂兮归来 · 195

---

对爱情而言，生命只是载体；

对生命而言，爱情只是符号。

重要的不是生同死，长同短，而是，我们终于在一起。

## 尾 声 · 207

---

如果今生就这样错过，岂非白来这世上这一回？真是怎么都不能甘心。

幸好，我们还有来世可期。


如果正义与邪恶只在一念之间，岂非险过剃头？又有谁知道真相是非。

幸好，举头三尺有神明，公道自在人心。

如果这世间真有那么相爱的鬼魂，谁又在乎人的陪伴呢？

幸好，这只是我的小说，不是真相。

# 目 录



## 花蕊的尖叫

---

**铁**树久不开花，于是最早人们都只叫它“死树”。但是给足恒久的信任和耐心，它终有一天会灿然绽放，那花朵，是比任何一种花都更加令人心动的，因为那是自生命的最底层爆发出来，当它向着阳光，会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渴望与热力。

静夜，如果你守候在铁树花下，你会听到，花蕊的尖叫。





纪天池沉睡两年后终于醒来，从一个很长很长的梦里醒来。

梦里是一片冰天雪地，醒来，却是阳光满帘。

鸟儿在窗外啁啾得清脆，有花香从飘拂的纱帘间吹进来，蹑手蹑脚地，仿佛怕惊着她。

她的眼里有很深的寒意，仿佛深潭积雪；但是她的脸上，却带着笑，是那种醉酒的人半梦半醒间露出的混沌未开的单纯的笑。

她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家具摆设——本木色上清漆的雕花衣柜，同材质的床头几和贵妃榻，真皮烙花桌面玄铁缠枝架子的梳妆台，台上同套的真皮烙花首饰盒、纸巾盒、台灯罩，一直延伸到墙上小小真皮烙画挂件……她记得它们，可是它们分明又比她记忆中的来得陈旧，因而显得不同寻常。

每件物事都这样沉默而严肃，仿佛守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门紧闭着。

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就是门了。

每一扇门背后，都藏着许多故事。谁也不知道，推开那扇门，会发生些什么奇遇。

门外传来轻微的“咔”的一声，仿佛有人在转动锁匙。

这一天对于核桃，和任何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

早晨八点钟，她开始打扫房间，然后，为天池擦脸，喂食流体，九点十五分，卢琛儿的电话准时打来，对白半年如一日。

“纪姐姐好吗？”

“她在睡觉，今天比昨天好些。”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好些，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人的心希望如此。

但是天下所有的老板都只想听好话，所谓报喜不报忧。事实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核桃只能这样回答。

因为卢琛儿是那个付工钱给她的人。

核桃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到底是谁，是纪天池还是卢琛儿。不过她按照自己的理解能力把这两个人的身份划分得很清楚：天池是她的工

作，而琛儿，是她的工作的奖赏者。

核桃在两年前来到大连。身上穿着姐姐的旧衣裳，略大些，晃晃荡荡地罩在瘦小的骨架上，越发显得人瘦——不知是她本来就比姐姐瘦呢，还是衣服越洗越松；裤子是男装裤改出来的，屁股绷得紧紧的，裤裆却肥肥大，裤腿简单地裁下来一截收了边，于是原本磨得半破的膝盖如今便垂到了小腿上，看着不仅局促，而且暧昧，有种含羞带辱的意思，不止是穷那样简单；内衣自然是不要想，内裤则是边角料拼的；手上拎着的行李包也不是买的，而是用边角料自家缝的——根本她这个人，也像是用做人的边角料拼起来的，瘦骨伶仃，细眉细眼，手与脚都长长的，脖子也不合比例的长，说不上哪里不和谐。

她也正是生活在人世的边角料上，生在农家小户，长在穷乡僻壤，只看到眼前那么大的世界，只看到房顶的一块天。最重要的，她是超生的产物，益发在这世界上连一个正规的名字都没有，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自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是属于她的，晚上在炕头挤一挤腾出点空隙就可以侧身睡下了，早晨铺盖卷儿一卷就扫清痕迹，白天走路时也都小心翼翼，走在人生的边角，不敢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更不会奢望任何不属于自己的的人和事。

然而乡间长大的女孩子谁又不是这样的模本呢——童年总是很短暂，无忧无虑是因为思想还没有长成，但凡懂了点人事，便识得家境的艰难和人生的不如意。大概齐地读几年书就合出来干活了，如果不想种田，就往城里找间纺织厂做女工，再不就是做什么人家的保姆——就连做保姆，也多半没什么机会走进高门大户，而只合给比自己强不了多少的寻常人家看孩子。双职工的年轻夫妻，家里没有老人照料，又有了孩子，便花钱雇人来做“代母”，连她们自己的眼界都有限，又会待下人和气到哪里去呢？谈工钱时自然是讨价还价的，直等对方进了门也要虎视眈眈，生怕被占了便宜去，发薪时又必定是再三踌躇，能拖便拖，实在拖不下去了，便恋恋不舍将每一张钞票都抚得平平整整再死攥得紧紧皱皱然后故意豪声大气地说：拿去，这是给

通  
壘

Feng Cheng



你的。仿佛这钱不是保姆辛辛苦苦花了一个月的心血赚来的，而是主家平白赏赐的似的。

——纪家是核桃打的第四家工。在此之前，核桃长到这么大，并没见过一个真正高贵的人。

然而天池，纪天池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吗？

甚至，天池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吗？

她不吃饭，不说话，不走路，不发脾气，几乎除了睡觉之外，她不做任何事。

通常人们管这种人叫做“植物人”。然而植物人，也还是人吧？或者，像植物更多些？

核桃第一次看到天池时，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事实上，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以前的主人，常常因为她的寡言少语而对她的微辞，觉得自己花了钱却不能看到好脸色。商业社会，谁不希望自己的投资物超所值？请保姆，收买她的劳动之余，当然也希望收买她的笑容。核桃做了两年保姆，打了三家工，却没有加过一次工资，就是输在脸色上。

所以当她发现自己的新工作是侍候一个不会说话的植物人的时候，不仅不觉得辛苦，反而有些欢喜，因为工作性质单纯多了。何况，卢琛儿还给了她一份不菲的薪水。

从来没见过像卢琛儿对朋友那么好的人。核桃最初看到琛儿对天池的那份无微不至的时候，还以为她们是亲姐妹，后来才知道，她们只是旧同学，好朋友。琛儿告诉核桃，纪天池在两年前游泳时淹了水，大难不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两年了。她说只要核桃照顾得好，她就会给她加工资。她对核桃的工作很满意，总是夸奖多过叮嘱，她说核桃是现今不多见的温顺女孩，不多嘴多舌，不乱打听是非，又很会照顾人，总之以前雇主指责核桃的错处在琛儿那里都成了优点。

核桃也的确会很照顾人，无论是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儿。在她眼中，天池其实和婴儿差不多，而且不会闹人。她比

任何一个主顾都乖，琛儿也比任何一个老板都大方。核桃庆幸自己找到了好工作。

当她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用钥匙打开防盗门的时候，心里还这样地在为自己庆幸着。

接着，她听到一声呻吟，仿佛有人问：“谁？”

“谁？”核桃大吃一惊，浑身的寒毛直竖，更大声地回问了一句，接着冲进房去。

然后，她看到一个女子半坐在床上，瞪大眼睛望着自己。她的脸，自己已经看了一百多个日夜，不知道有多么熟悉，然而这一刻，当她睁开眼来，与自己四目交投，却显得如此陌生，触目惊心。

核桃尖叫起来，蔬菜撒了一地。

天池惊讶地看着面前的女孩子，一时还没有从梦中回过魂来。

那些鬼魂。

那些鬼魂从街道的不同拐角里走出来，或哭，或笑，或歌，或舞，都神情迷茫，脚步飘摇。她们迷了路，拦住每一个经过她们身边的人问路或邀舞，可是每个人连自己在哪里都不清楚，又如何给别人答案。天池穿过她们中间，同样地寻寻觅觅，同样地凄凄惶惶。

然而她坚信自己不属于她们，她不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匆匆地赶着自己的路。

冥冥中，她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是一个重要的人，她有一个重要的人要救。她向她奔去，穿着冰雪的铠甲，举步惟艰。

很多年后她会明白，在梦中，纪天池最想营救的人，其实是纪天池自己。

这两年中，她一直有做梦的迹象，到了上个月，梦境突然清晰，眼珠在眼皮底下频繁转动，心率加快，再后来甚至开始呓语，手脚微有伸曲，并且偶尔会睁开眼睛，茫然地转一周又重新阖上，蒙头睡去。

那时医生们已经断定她会醒来。两年的等待和努力即将有结果，



每个人都很兴奋，心理医生程之方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植物人起死回生”这一医学奇迹的报告讲稿。

但是偏偏，天池真正清醒的这一刻，身边陪伴的，却只有小保姆方核桃。

“你是谁？”天池张开口来，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哑。

而核桃，分明比她更加沙哑而惊讶：“你醒了！天啊，你醒了！”她连声地惊叹着，愣愣地重复着，要向天池奔过来，却又忽然意识到一地的菜，本能地蹲下去收拾，可是心思分明不在此，便又走来要搀扶天池坐起，看到自己手上的菜，又忙抛下，呵呵傻笑着，手足无措。

天池很抱歉自己吓到了这个看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尽力把声音放得温和，“慢慢说。”

事实上，她自己才真正是慢慢说。极慢极慢，每一个字都咬得字正腔圆，好像对说话这件事看得极郑重，又似乎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在装大人。

“慢慢说，慢慢说。”核桃拼命地点着头，几乎要手舞足蹈。她第一次对自己的讷于言辞感到生气。这一刻，她多希望自己可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像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一样，对天池详详细细地说一说发生在这半年间的所有事情啊。

所有事情，其实，她自己又知道多少呢？她知道的一切，也不过就是卢琛儿告诉她的那些罢了。

卢琛儿。好吧，就从卢琛儿说起吧。

琛儿和许峰驶在路上，和往常一样，琛儿一边开车，一边同许峰讨论着今天新接的一单生意，算来算去，总觉得收支难以平衡，一个月已经过去大半，员工的工资还不知道在哪里，更遑论利润，心下颇为烦恼。

许峰看着窗外不息的车流人流，随口安慰：“急也没法子，过一



天算一天罢了。”

琛儿不悦：“你就会说没法子，没法子就不能想法子？整天坐在公司里不动，就会有生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许峰也烦了：“我现在不正在跟着你到处跑吗？你还要怎么样？那些客户点着名非要跟你谈，我除了当保镖，还能怎么办？要不我去做个变性手术，当人妖赚钱去？”

琛儿恼怒：“你不是抬杠吗？你说的是人话吗？”

贫贱夫妻百事哀。然而志大“财”疏的小康夫妻，却只有更加捉襟见肘，因为压力比平常人大，空间却比有钱人少，挣扎在生活的夹缝里，处处碰壁，简直窒息。

他们两夫妻共同经营“雪霓虹电脑制版公司”，看在局外人的眼中，是一对标准的经典鸳鸯，举案齐眉，患难与共。

然而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

的确有举案齐眉，也的确是共同进退，可是，可是没有彼此欣赏，体谅，宽容，和理解。

即使他们每天都做着同一件事，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可是，他们并不想这样，并不愿意这样。

他们只是偶然地或者是刻意地搭乘了同一辆车子，就好比眼前驾驶着的这台小面包车吧，既然已经上路，便只有跑到终点。马路中间不可以违规停车，也不可以随意上下客，除了同心同德，同车共济，他们还能怎么样呢？

红灯亮起，琛儿踩了一脚急刹车，许峰差点碰了额头，更加不满：“为什么不早点停车？”

“我以为可以闯过去的嘛。”

“你总是抢这么一分半秒的，被警察扣了分就不抢了。”

“我一个人愿等行吗？我等，后面的人不愿等，还不是要骂人？”

于是新一轮的斗嘴开始。在红灯亮起的这一分钟里，两个人都不看对方，而只是注视着时间表的倒计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此刻在前方亮起的，不仅仅是行车的红灯。